母亲的切糕

■ 蔡远福

曾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母亲的三尺灶台,是那个世界的朝霞。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未做过什么山珍海味,也没有大厨级的手艺。那些用平常食材做成的吃食,恰应了苏轼“自笑平生为口忙”这句诗,只是这“为口忙”纯粹是为了让家人果腹。母亲总能把各样普通食材,做出让人感到温暖与幸福的味道。恰如作家葛水平所写,母亲的味道就是老家啊!尽管无声无息,却勾勒、构建并呈现老家之所以为老家的光亮属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入伍的第五年,第一次回乡探亲。眼看一周的假期就要结束,母亲念叨:“给你的战友们带点什么‘接物儿’呢?”抬头间,她瞥到稻场上簸箕里晒的芝麻粒,随即响起她惯常爽朗的声音:“冻米、红薯糖也齐全,能做切糕哩!”母亲是走路带风的急性子,话一落下,便火急火燎地动手制作这道美食。

母亲说的切糕,是将芝麻、糯米、红薯三种食材加工糅合而成的传统糕点——芝麻米花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母亲做的切糕,于我而言,是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新收的芝麻一粒一粒亮晶晶的,闻得到太阳的味道。倒进铁锅,文火烘焙至焦黄,迅即起锅。接下来就轮到冻米登场,我见过母亲做冻米:把糯米洗净浸泡五六个小时,泡到一掐就碎,再捞起沥干,装进木甑大火蒸至完全熟透。蒸制过程中,母亲不时洒上少许清水,她说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更有弹性、疏散透亮。放凉之后,用木铲将米粒翻拌抖散,经过三冻三晒,就成了晶莹剔透的冻米,养分牢牢锁在米粒之中,是漫长冬春里农家必备的营养佳品。

冻米要炸成米花,才能用来做切糕。母亲拈起一粒冻米,对着厨房屋顶的亮瓦端详,脱口而出:“像裹了层薄霜,好米!”铁锅里的菜籽油是自家菜籽榨的,沉郁的浅黄里裹挟着草木清香。冻米一下锅,便响起“滋啦”的声音,米粒轻快翻卷、跳跃,在油花里漾出雀跃的姿态。炸米花,火候与油温最难把控:炸过了,发焦不糯、容易碎;炸不透,则硬而不脆,影响口感。母亲埋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



(AI制图)

见微微霜白的头顶,还有站久了略显佝偻的脊背。我呆呆看着,像端详一幅在岁月里缓缓流动的画。她凭着经验,恰到好处地用笊篱捞出米花控油。炸好的冻米粒粒像棉花一样绽开,泛着珍珠一般温润雪白的光泽。

这时,母亲从堂屋的土楼上抱下一个瓷坛,旋开盖子,把红薯糖倒进锅里,文火加热化开。只待芝麻、米花拌入,中和红薯糖厚重的甜。

看着锅里慢慢化开的红薯糖,我的思绪又飘回母亲熬糖的那个夜晚。一进腊月,便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她总要早早催发麦芽,这是熬糖的第一步。麦粒泡好,铺在竹篾簸箕里,适时淋上温水保湿,静待麦芽冒出嫩白的芽尖,一点点舒展生机。红薯收拾妥当,母亲拿起厚背刀切块。灶膛里柴火噼啪,火苗舔舐锅底,呼呼作响。大铁锅里的水咕嘟翻滚,母亲把红薯块一股脑倒进锅里,再割下麦芽撒入。麦芽在沸水里翻几个跟头,慢慢消融。灶门前早已备足劈好的硬柴,灶火与锅里的沸腾遥相呼应。栗木的香气混着炊烟,仿佛比任何一条路都绵长,缠成一张薄网,牵住母亲心底所有牵挂。丝丝缕缕的甜香,把整间厨房煨成一团暖融融的云雾,久久不散。母亲不时用火钳拨弄灶火,把日子熬得软糯,也把满心念想熬得浓稠。烟囱里的炊烟袅袅升起,在院上空绕一圈,再散向远方田野。

熬薯糖是极费功夫的事。母亲守着大锅熬到半夜,一手握着长柄铁勺不停捣拌。大半锅水汽慢慢熬干,锅底只剩小小的一汪糖浆,颜色从乳白转为浅黄,再变成琥珀色,细碎的泡泡不停翻涌。待到糖浆将凉未凉、将稠未稠之时,母亲舀出来盛入瓷坛封存。

母亲做切糕自带仪式感,最有挑战、也最好看的环节,就是芝麻、米花、红薯糖糅合、拓型、切片。黏稠的薯糖化成糖稀,母亲迅速把炒香的芝麻、炸脆的米花一并倒入,快速翻拌,让糖浆裹住每一粒食材。米花、芝麻、薯糖充分混合之后,母亲将其铲到案板上,双手用力揉搓、拍压,再用擀面杖擀压成条状。热气漫过母亲常年劳碌、粗糙龟裂的双手,像是揉搓一团温软、吸力绵长的云,所有力道都被它绵绵吸纳。芝麻、米花原本各有棱角,在母亲手中,慢慢心甘情愿地相融在一起,搭配得恰到好处。这个过程,带着沉静的圆满。母亲把一生的坚韧、耐心与慈爱,全都揉进这糕点里,拌进这一缕香甜中。她把故土的气息、风露的芬芳,经由双手,化作我们生命最初、也最永恒的滋味。

一切就绪,母亲提刀利落切下一片片厚薄均匀、大小适中的切糕,切面是云絮般蓬松的肌理。此刻,我深深认同蒙古族作家鲍吉尔·原野的那句话:“大米跟银白的云彩是一伙的。”母亲顺手递我几片尝鲜。糕体温热,指尖先触到一层细腻糖霜,上面点缀着粒粒芝麻。对着光,半透明糖浆透出温润朦胧的赭色。送入口中,软糯的糕体表层贴着舌尖,如春冰遇上暖阳,缓缓化开,漾开一层清润的甜。这份甜分寸得当、层次丰富,不霸道、不腻口;软糯将尽未尽之时,齿尖轻轻一合,饱满酥软的米花在口中散开,馥郁的米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那些秋日里晒足太阳、垂穗饱满的稻穗与芝麻,仿佛一同苏醒,香气里还裹着红薯糖醇厚克制的甜。清与厚交织,焦香、米香、薯香层层铺展,悠长地在舌尖绽放。

看着我吃得香甜,母亲眼里漾出比秋阳还要和煦的光,眼角皱纹里盛满笑意。她恨不得把一生的爱,都化作这看得见、摸得着、吃进肚里的踏实与温暖。

战友们也被这一口香甜打动,满是过年般的欢喜:“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的甜点!”“满满的故乡味、家的味道、母亲的味道!”我忽然觉得,一片片切糕,就是流动的爱意,是暖暖的幸福。这幅画面凝成化不开的温柔,烙在我的记忆画布上。如今生活优渥,甜点随手可得,芝麻米花糖早已是寻常吃食,礼盒装在商超、网店随处可见;我因工作四处奔波,尝过各式糕点,可无论如何,都再也唤不回记忆里那一口独有的滋味,一同寻不回的,还有当年那个少年。

我慢慢懂得,在这片土地上,总有一些东西,是速食时代消解不掉的。人间至味,从来不在珍馐佳肴,而藏在载着淳朴情思的朴素食物里。寻常日子里,在副食柜台看见琳琅甜点,当我敞开味蕾、舒展周身每一处孔窍,母亲切糕的香气便穿透绵长思念,漫入当下,成了刻在骨子里、咀嚼不尽的岁月回甘。

母亲的切糕,怕是要在我心里,这样糯糯地、韧韧地香甜下去了。

龙尾沟

■ 过客

青曲镇,古文明,老祖先,百万龄。
曲远河,育子民,东西堰,哺群龙。
龙尾沟,卧蛟龙,一明珠,双龙捧。
龙尾上,十户人,人兴旺,故得名。

向阳的山沟

龙尾沟,日照丰,山绵延,元宝峰。
松林茂,渠水清,两山挡,无疾风。
雨丰沛,季分明,三尺雪,享寒冬。
燕子飞,布谷鸣,喜鹊叫,蜜蜂嗡。
藏风水,聚天灵,土肥沃,聚宝盆。
天蒙亮,鸡打鸣,炊烟起,日早行。
正午阳,万物生,光照满,少病菌。
夕阳下,晚霞红,路灯明,照路人。
牛铃铛,归巢声,小村庄,诗画中。

向善的山沟

一个沟,九个姓,三十户,百把人。
田丰饶,户有林,坡地多,畜成群。
水漫田,稻粒丰,九月九,黄酒醇。
三五坛,地窖封,喝一年,醉酒翁。
邻里间,如家人,相望助,不锁门。
家有事,要远行,钥匙串,挂厢门。
山寂静,无噪音,偶犬声,迎亲人。
敬先辈,爱子孙,崇尚德,传家风。
数几代,无案情,恭谦让,满善村。

向上的山沟

小山村,传学风,父教子,向远行。
代代传,知书明,达礼数,天外景。
宁受饿,学堂供,不上进,有棒棍。
想学艺,拜师诚,卖粮油,授技能。
数往矣,三代人,一代勤,改贫困。
二代聪,考出村,三代傲,满天星。
落武汉,住北京,居珠海,汽车城。
广结缘,传基因,上十枚,研究生。
赶学超,蔚成风,后生威,气象新。

向荣的山沟

新农村,谱前景,沥青路,双车行。
太阳灯,映山村,小康房,倒田影。
高铁路,在前门,后山腰,高速奔。
户网络,信号丰,屋顶上,太阳能。
酒当歌,宜养生,空气甜,日月清。
节假日,村沸腾,车如织,溢笑声。
逢春节,大相逢,磨盘席,竞菜品。
开老坛,比有劲,划船灯,到天明。
烟花绽,划天空,七彩虹,绣前景。

树上的故事

■ 方周圆

树木,是刻在我童年深处的烙印。故土深藏在群山环抱的山沟中,房前屋后也绿树成行。往昔岁月里,树木撑起了乡民的日常:既是做饭、取暖不可或缺的柴火,又是建房造物、打造家具的基础原料。于孩童而言,枝头甜果是解馋零食,参天大树是攀爬嬉闹的乐园,浓荫庇护着乡村悠闲的时光,变卖林木所得,还曾为我们凑齐学费。一草一木,一树一影,拼凑成我终生珍藏的乡土回忆。枝头之间,上演过无数鲜活故事,藏着山野灵动,也慢慢教会我,草木与鸟兽,本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狸口夺柿

柿子,是贫瘠年月里难得的甜润滋味。老家屋后路旁、山间垄坡,遍布着一棵棵黑皮皴裂、铁骨蟠虬的老柿子树,大半树龄已逾半百,皆是祖辈亲手栽种。春抽嫩芽,夏铺浓荫,秋日叶红果熟,冬季叶褪枝显,嶙峋的枝干上仍挂着零星的红柿,与白雪或蓝天相映,构成一幅简约而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历经数十载风雨,满身疙瘩筋瘤的柿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到秋季便丹实累累。泛红熟透的果子,诱惑伙伴们趁大人不备时,合力扳下虬枝采摘,那软糯清甜的滋味,久久萦绕舌尖。

可果子狸总是伺机而动,趁着夜深人静溜上果树偷食柿子。零星几只尚且无妨,若是族群一同出动,一夜便能糟蹋大半收成。庄户人家指望着柿子能酿一缸冬酒,晒几笸箩霜白的柿饼,过年待客还靠它撑门面,所以哪家也不愿心血付诸东流。乡邻们摸索出果子狸惧怕强光的习性,家家户户备好强光手电,相约入夜后潜伏在柿林周边蹲守。这生灵生性警觉,稍有动静便蛰伏不出,常常整夜守候一无所获,偏偏松懈的夜晚,它们又悄然现身。久而久之,大家摸清规律,果子狸约莫三五天便会前来觅食一次,蹲守也要掐准时机。

某个深夜,等候许久的众人终于听见树梢传来窸窣响动,枝丫断裂的嘎吱响此起彼伏,赫然是一大群果子狸齐聚树上。随着一声低令,十余束强光骤然齐刷刷射向树冠,猝不及防的果子狸被强光晃得失神,一只径直失足跌落丛林,余下同伴尽数仓皇逃窜。那年秋日,果子狸再也不敢贸然靠近柿林。

后来乡亲们渐渐懂得敬畏自然,每年采摘柿子,总会刻意在树梢留存一部分果实,留给果子狸与飞鸟当作过冬口粮。昔日并肩嬉闹的伙伴陆续走出大山,苍老的柿树也相继走完一生。如今重返故乡,旧时柿林早已不见踪影,可深夜柿树下那场人与生灵的交锋依旧清晰,也让我初次明白,索取要有分寸,人与自然本该彼此包容,共生共存。

鼠飞栎橡

在老家繁多的林木里,胡栎头十分寻常。这类树木身形高大挺拔,树冠舒展圆润如同巨伞,枝叶浓密繁茂,遮阴效果极好。老树树皮质地坚硬厚重,自带一股历经风霜的古朴坚毅。它结出的橡子裹着毛茸茸的壳斗,是松鼠最钟爱的食物。秋风掠过,成熟的橡子在枝梢轻轻摇晃,随时都会坠落。

我家祖坟后方的崖壁上,挺立着数株高大胡栎头。山风阵阵,树叶簌簌摇曳,时不时有橡子晃晃悠悠朝崖下落去。一只松鼠原本在狭窄的崖道上来回蹦跳嬉戏,忽然猛地驻足停下,乌黑的眼珠滴溜溜飞速打转,凝神捕捉着橡子下坠转瞬即逝的时机。说时迟,那时快,小家伙猛然腾空飞扑,那条比自身身躯还要硕大蓬松的尾巴高高扬起,稳稳把控住空中平衡,两只前爪精准抓住橡子,整套动作利落干脆,宛如功底精湛的杂技演员,惊险又赏心悦目。待落到枝丫蹲稳后,两只利爪开始摆弄坚果,如获至宝,而后嘴巴凑上去,“咯”一声脆响,壳儿裂开,便眯着眼嚼起来,嚼得腮帮子一鼓一鼓,那副享用战利品的吃相,跟村里人捧着大碗蹲在门槛上吃饭,没什么两样。

松鼠并不会吃光所有橡子,大半粮食会埋藏在石缝泥土深处。许多储藏点被小家伙彻底遗忘,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沉睡的橡子便破土抽芽,长出崭新的胡栎头幼苗。小小的松鼠,无意间成了山林天然的播种者,以微小的力量延续着林木的生机。

蛇鹊戏槐

年少时,老屋旁矗立着一棵参天古槐,树干粗壮挺拔,需要好几个人伸手合围方能抱住。深灰褐色的树皮布满交错裂纹,既像老者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又好似干裂的大地肌理,写满岁月痕迹。槐树下半截笔直挺拔,十余米上方才生出稀疏枝杈,树荫稀薄,却成了喜鹊固定的安家之所。喜鹊常年在树杈筑巢繁衍,喳喳欢叫,被院子里人家视作报喜的吉兆,平日里太过寻常,从未引人过多留意。

一场惊险的对峙,让这棵槐树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那日傍晚,左邻右舍围聚树下仰头观望,放学归来的我,挤上前才看清,一条大菜花蛇攀上高枝,妄图偷袭鸟巢里的鹊蛋,两只喜鹊誓死捍卫家园,上下翻飞,尖喙猛啄、翅翼拍打,不停地嘶鸣警告;大蛇扭动身躯,吞吐信子伺机反击,粗壮的尾巴不停抽打驱赶喜鹊。槐树过高,众人无法上前干预,只能高声呐喊威慑长蛇。几番僵持过后,大蛇终究无力缠斗,悻悻顺着树干溜下逃离。得胜的喜鹊停在巢边,不停鸣叫,好似向树下众人分享胜利的喜悦。

其实,这条菜花蛇经常在院子里出没,跟几十号人都混熟了,人从不伤它,它也从不伤人。前来偷鸡蛋的黄鼠狼,见了它飞似的逃。兴许是太平日子过腻了,菜花蛇竟打起了鹊巢的主意。或许是干了这桩坏事,自觉没脸见人,打那以后,谁也没再见过它。

后来新建房屋,古槐树被砍伐殆尽,可那场蛇鹊相争的画面不曾褪色。一棵槐树,容纳飞鸟安家,暗藏爬虫踪迹。方寸树冠,便是一方完整的小世界。万物皆有守护家园的本能,都拥有平等生存的权利。

榆下听蝉

老屋门前的几株榆树,树皮暗灰,裂满深深的纹路,树冠阔大如伞,枝条自在舒展,既苍劲,又蓬勃。盛夏一到,整棵树便活了过来——无数金蝉栖满枝头,把烈日下的寂静撕开一道口子。鸣声铺天盖地,像一场滚烫的骤雨砸在阔叶上,又像一把古旧的胡琴被日头拉得又亮又哑。时而齐鸣,如千弦齐振;时而独唱,一线细音穿过树隙,划破午后蒸腾的空气。那声音不歇不倦,从日升唱到星出,把整个夏天灌得满满当当,连树影都在声浪里微微颤动,仿佛老树自己也在发声。蝉声便这样,一年年灌满了老屋的夏天。

绵长蝉鸣里,我躺在竹席上,额头沁着汗,听蝉声一阵紧过一阵,听得耳根发麻,却舍不得捂耳朵。老人们摇着蒲扇闲话过往,孩童伴着歌声进入梦乡。越是烈日炎炎,蝉鸣越是铿锵有力,如同催人奋进的鼓点。榆树之所以受金蝉偏爱,想来是因它根系深广,树汁清甜,能安稳供养蛰伏数年的幼虫;枝条又细密结实,恰好托得起成虫蜕皮、产卵。一木一虫,竟这般默契。

金蝉的一生充满磨砺:虫卵入土,在黑暗中蛰伏数载,历经数次蜕皮,待到夏日黄昏攀上枝干完成最后一次蜕变,方能舒展羽翼,放声而歌。出身泥土,栖身高枝,漫长沉潜只为这一季的嘹亮。在乡间传说里,金蝉象征着厚积薄发,数年默默不语,终能一鸣惊人;那一身金黄,也承载着人们对好日子的朴素祈愿。古人也爱蝉,爱的是它饮露居高、清高自持;可老屋门前的蝉不管这些,它只管扯开嗓子,把整个夏天喊透。

数十载岁月流转,门前榆树早已消失,唯有屋后一株依旧迎风挺立。每到盛夏,我总会想起那铺天盖地的蝉鸣。榆树供养金蝉,蝉鸣装点盛夏,一木一虫,各安其命,互不辜负。

十八里长峡见闻

■ 贺桂枝

今年7月,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听闻地处竹溪县的湖北十八里长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凉宜人,我便和朋友前去小住半月,这片山水带来的震撼,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湖北十八里长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鄂渝陕三省交界,这里属于我国第二、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海拔落差悬殊,最低570米、最高2740米。它拥有我国中东部切割最深、延伸最长的峡谷,地质地貌独特,生境类型丰富多样,是第三纪植物的“避难所”。保护区总面积3万余公顷,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峡内夏季气温维持在22至26摄氏度,外面烈日炎炎,谷内却凉风习习。驱车穿行峡谷,古木参天,山间飞瀑奔涌。我忍不住摇下车窗,一股青草与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

长峡的落日,美得让人心头失语。黄昏时分,夕阳漫染天际,仿佛谁打翻了调色盘,晚霞晕染群山,云海翻涌流动,金灿灿的霞光倾泻而下,铺满V形山垭,壮阔而绚烂。我们住在双河村一户张姓人家经营的民宿。门前河水潺潺,鸭子追逐嬉游,山野日子淳朴治愈。

正当我们沉醉于这份田园美好,入住第一晚,就迎来一个“下马威”。夜深人静,窗外传来阵阵哀鸣,酷似人的哭声,吓得我连忙往被窝里缩。那一夜格外漫长,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一问房东,才知是虚惊一场。这里植被繁茂,野猪时常出没,当地村民便播放警示录音驱赶野猪。

峡谷之中,日日可闻百鸟和鸣。每到午后,有一种鸟鸣清脆嘹亮,声声回荡山谷;山坡上随处摆放着形态各异的蜂箱,朋友们纷纷拍照、录制视频。我也为这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深震撼,返程后查阅资料得知:十八里长峡分布有维管植物3293种、脊椎动物318种、昆虫355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稳定的生态系统,让这里成为动植物栖息的乐园。

长峡群山巍峨,崖壁隐于云海,少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般奇妙景致:青翠的高山,会随天气瞬息万变,转瞬便云雾缠绕。细细观察,雾气升腾之处,必有活水源源涌出,水量随季节消长,却始终维持动态平衡。峡谷里的水帘洞尤为壮观,瀑布垂挂洞前奔涌而下,颇有“水帘横空垂不卷,万斛雪浪涌山根”的磅礴气势。向洞内望去,水幕掩映间,数处幽深石洞若隐若现,流水串串涌出,造就独一份的峡谷奇观。

那些日子,我们沿着蜿蜒的河谷慢行,听涛声时高时低,观赏形态各异的奇石。其中石生树堪称一绝:它扎根在十八里长峡河道中央一块苍黑巨石之上,树高约20米,胸径约50厘米。相传这棵树原是七仙女在天池沐浴时随身的绿伞,被放牛娃悄悄插在石上,就此生根发芽。历经岁月沧桑,依旧枝繁叶茂。

所谓的天池,是一处天然湖泊,面积约30亩,海拔1570米,是方圆数百里海拔最高的天然水域。登高俯瞰,一池碧水碧波荡漾。景点门前的草坪上,搭满五颜六色的帐篷,游人在此纳凉避暑。年轻人忙着拍照打卡,孩童追逐嬉闹。我漫步天池岸边,清风裹着草木清香拂过面颊,尘世喧嚣仿佛都被这一池碧水隔绝。山默立,水长流,这般清宁山水,便是深藏深山最动人的馈赠。



主管、主办单位:中共十堰市委员会 本报地址:十堰市十堰大道6号 邮政编码:442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03004000003 新闻热线:(0719)8110110 订报热线:(0719)8658548 监督投诉电话:(0719)8687087 定价每月36.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单位:十堰日报社印刷厂